

書名 陽明先生文錄五卷外集九卷別錄十卷 嘉靖十五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王守仁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大木-集部-別集類-58
 編號 D7431400

卷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1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別集類-5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陽明先生文錄五卷外集九卷別錄十卷 嘉靖十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始正德已
 巳至與辰

與辰中諸生

巳巳

以爲喜又遽爾別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
 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
 庶幾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
 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
 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末世俗之謗是
 無立反爲斯道之梗也友宜以是爲鑒
 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功當在寺中所云靜



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 恩感
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五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六

奏疏六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洵
洵不保朝夕幸遇 聖上龍飛天開日朗墜臣螻蟻
之忠 下詔褒揚洗絲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
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 勅遣官奠勞慰
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 天恩雖粉骨碎身
云何能報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 闕陳謝服滿之
後又連年病卧喘息奄奄苟避形迹 皇上天高地

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尚未能一覩 天顏稽首
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通
者皆蒙謝 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道顧
廼痼卧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
初六日兵部差官齎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
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鏞等勘處
老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 君命
之召嘗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
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絕久始
漸甦乃者謝 恩之行輕舟安卧尚未敢強又况兵

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
病輕出至於憤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
於上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
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鏞平日素稱老成
慎重一時利鈍前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
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 陛下將爲
國家弘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鏞等使之集謀決
策救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
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鏞且
近年以來又已多病况茲用兵舉事鏞等必嘗深思

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鑿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慎擇主帥授鉞分相當聽其所爲臣以爲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鑿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勛者徃代其任夫 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

子而已耳如臣之迂踈多病 伏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 令養疾田野俟病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閑散之地使得自效其涓埃則 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 國事不勝感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赴任謝

恩遂陳膚日疏

六年十一月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上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能朽才病質深懼一任驅使以誤 國事具本辭免過家 聖旨卿識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

多事之在藉雖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然鎮
已致甚了卿宜星夜前去依制諸司調度軍馬無勤
戮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地一諉以負朕望遠差官鋪
馬美賞文前去敦趣赴任仁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其六知攸措伏念世受
恩粉骨齏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明聖溫旨勤奉
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
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旱澀舟行甚難
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
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

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為陛下言
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
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亦一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
專為諸徑僮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
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
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守之將下
無可守之兵一有警急必須何調上官無能若猛之
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恣恃兵力其桀驁
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而勞亦且不無倦况
於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本打走道途不待費其家

室莫能以無倦且怨平及事之平則天功歸於上而
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姦
其能以無怨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
愆期既而譴遣不至上嫉下憎日深月積劫之以勢
而威益衰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
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
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
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甘谷姑務自責自勵
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
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

計處地方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取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
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
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江西
監察御史唐龍議照竊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
其於民間田地山塘屋宇等項或用勢強占或減價
賤買或因官云在折減撫別事抄收有中人家者
一遺其辜即無棲身之所所有上農之田者一申其奸
即無用鋤之地尤且上填契書以社人言私置簿籍
以增租額利歸一已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

直言指陳竝該科道等官交章累發言皆有據事非
無徵近奉一詔書曰朕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奪
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
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不主則
陛下仁以閔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
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
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
房屋委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
官查勘之時正事繼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
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濶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

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
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
究怨徒上歸况屋無二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
後瓦柱僅存田野之回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恣
行包侵之計奸徒私一動開墾沒之端及今審處不
早將來遺失益多豈前項田產多在兩昌新建二
縣受害獨深人人被一誅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
起事抄掠尤慘言兵燹一圓傷殘未盡財盡已極民困
莫加查得二縣額派一軍淮安京廩二項糧米六十
一萬九千石有零一登二府糧米共四千二石節

奏寬免未奉傳信運官守催旗校這取勢急若火案
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官為虞及恐一方之統會在於
省城冬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
被賊兵劫掠因軍餉劫文官更徒守平空櫃數筆
亦賒下鋪家大兵必有一元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
生無常費起一測則寸六尺錢皆無所需東芻斗糧
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心可憂至照省城各門城樓
窩鋪及諸司衙門先是上府占據多屬踰隘近因兵
火蔓延半遭蕩焚六城城守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
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必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

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為之君帥以征
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
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
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
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
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
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
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
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微功於目前而
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非國家之

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剿曾

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死為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為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徑道之所盤據

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
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嘗之
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
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
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 陛下一言使 朝廷
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
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
勝受 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七年正月
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
他欽此欽遵外臣聞 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
迂踈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 命旣已有
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所以仰副
朝廷之重委者而尚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
豈其所能堪乎况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
夷徭獍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
有近年以來加以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
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
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

月之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其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之計而不爲日後久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德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充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此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閒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爲巡撫其於經畧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

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鉉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 勅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之駑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謀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七年二月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豹黃筭胡喜邢相盧保羅王黃陳羅寬戴慶等連名具狀爲悔罪投降陳情乞 恩事竊稱先因本府

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賊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蘇一真及親信家人逃竄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家戶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戮。勦日，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續不曾遠避，當被擒斬，其餘革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驀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

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璋又差人從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嶼內急病身死，屍骨被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病故。今言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

軍馬充斥警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虫附火必損其身
 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
 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 朝廷寬赦
 欽命總制天呈體天行道按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
 方欲捨命求生率領圍府日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
 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閔念生靈革命赦死立
 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火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
 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
 頭目王受蘇 黃容盧平章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
 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降稱本府原



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闢圖立里土俗不便柰緣小人
 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
 仍立日甲不意反致言府嗔怪近又蒙官兵征勦田
 州要將受等一槩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避山
 林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為生乘機假受姓名每
 每攻圍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投
 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
 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
 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 朝廷寬
 恩命總制天呈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

所部日民男女大小入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接
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革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目
甲使得辦納糧三實爲萬幸等因各按訴到臣據此
昭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爲地方事節奉
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
兩廣總督言都御史姚鎮等督兵進剿隨該各官奏稱
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
勅獎勵端行賞贖該各官復奏惡日盧蘇倡亂復叛
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
受結爲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

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鎮等攘夷無策輕信寡
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
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
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
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
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
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鎮等斟酌事
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及形已露者當勦
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
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

便并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
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勲蹟
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
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
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
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
遵隨於九月內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 恩養
病事臣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
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
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剿

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
馬裏齊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當即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
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
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
大計鄭潤朱麒與姚鎮事同一體姚鎮已着致仕鄭
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潤取回
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麒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堪
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着田州應否設都御
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

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鎮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參政汪必東鄒輓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溱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參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閑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四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知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

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饋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

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不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

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儉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事五也兩廣盜賊猖獗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

衛有司嘗保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
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徭海寇乘間竊發遂
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
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謠起我兵勢
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
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
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
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
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
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上官於岑

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
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
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
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
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
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
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
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
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徭僮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
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

籓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犄犄而為堙夷
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兩發
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夫
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禍將焉極其患十也以為
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累萬
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
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二九氣
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絀贏以
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
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患無

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
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
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士官之兵
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
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止厲其僭妄之
心及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
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
廓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
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
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士民

釋免死極悲之憾土官無辱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
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
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
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
內制徭徭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
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
以數千言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
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 德威覃被其善
十也夫進兵行動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
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徃徃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

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
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
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
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
無一戰之克則有進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
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
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一患而不顧棄十
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方而責其於國滅
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
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者在必

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州休養待聞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旨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元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論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

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克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具爾等原非有意惡日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人等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十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矣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美

罪過及者為自今之計其情亦有可憐方今 聖上
推至老之仁以予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待其所雖一
夫之微罪或有不虧枉 親臨斷決何况爾等數萬
之命豈肯輕棄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爾
更生之路非復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
改惡從善各死後 上罪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
各歸復業安生爾等 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
全爾身家若遲疑 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
二十日內爾若不 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
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

牌者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
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
屯為四營朔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
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
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
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畧相同其間雖有飾說
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 朝
廷恩德以為 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更許爾投降寧
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
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

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三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
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虞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
衆皆合辭扣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有爾
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老乃我
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扣首悅服臣亦隨至其
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
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未告乞憐憫岑猛原
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
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

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
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
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
情三於先次謝 恩本內已經畧具奏 聞至是因
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 勅諭便宜專理許以其情
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
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 國勿慮 朝廷不
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
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廢殺賊立功以贖
前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

來按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
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
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勤吟待爾家事
稍定後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
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
政林言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
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
定皆 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
威震讎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
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

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六動之斯
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 鴻休得免罪責
快覩 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
經久事宜遵照 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
奏外緣係奏報 地方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帶
舍人王洪親齎 知

地方緊急

疏

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 奏前事節奉 聖旨田州
應否設都御史 王守仁議處具奏定
奪此兵部備 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

月二十七日... 思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 歸... 該臣遵照 勅諭... 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設... 領各夷各歸原土... 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 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部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空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刃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

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葺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官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往來循舊理其於事理亦

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徑種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尚且不可又况常設重臣住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廓廨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因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

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稱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參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怠徑賊乘間出掠參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曾在軍門參劄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

托為醫參將沈希德係專設田州住劄官員然田
州之事臣與各官員雖南寧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
慶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
委用無論本官者該臣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
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參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
議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眾歸降該臣行委
若布政林富閑住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
原土復業安生今各夷見已賣力買牛爭事農作度
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劄參將
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

制土官則城廓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眾瘡痍大病
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方官軍
打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
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非
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
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閑住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
慮周悉將畧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
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共歡心乞 勅兵部
俯從臣議將張祐 委舊職 督令前項各兵經
理修建之役仍令 布政林富與互往來於思田之

間省論安撫諸夷其合州麻姑夫馬之類悉照議處
林富事例於南寧府查取辦後一二年後各夷生理
盡復府治幾郭屬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
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
註柳慶地方守備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七年四月
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遠豫惟以亂民今天
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
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

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
語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
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
已夫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勤處六事於茲土節該欽
奉 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
在於除患安民夫嘗有所意以也又節該欽奉 勅
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官流官何者經久
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
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盡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求
培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 陛下不嗜殺人

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而今之議者或以
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
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
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
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雖然夫流官設而夷民
昭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
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
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
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
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

而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

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

平正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

州正丁復之後即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叅

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

何止百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

有一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上旨以散

其黨無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金獸麋鹿

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

鹿於墜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然於柙也。禮部

席狂跳而駭擻矣故必效之間曠之區以順適其積
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積畜之積野之性
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積
獮是虞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積牙
童枯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
分立土官者是墻墉之限積牙童枯之道也然分立
土官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
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
逝而不知踐禾稼夾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
土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爲土

美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
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
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
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
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耻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
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或以幸免於他日之
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法聖明在上洞見
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
忌然猶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
不能享臣之忠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臆

說亦足以推衆心而慎成事故臣不避頽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類 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照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 朝廷威德乃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决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

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温恤之中消徭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

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湏者

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

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
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 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
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
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
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蠡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
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
爲嬰曰存孤之義我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
亦有哀憐其志而及不直官府之爲者况各夷告
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勅

岑黃一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

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
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
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
之功猛之暴虐騷縱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
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
爾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 表朝賀貢獻又
遣人賫木赴 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
遠遁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
跡顯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

氏之後彼亦未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隅地形平坦墾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里之內割其八里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 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

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 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止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然其真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寧遠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

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提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邊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熾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言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養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法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調劑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若舊接夫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劃以

立州之外其屬四州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其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爲吏者爲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是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

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携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害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旣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酌其目甲分立以爲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運糧制御之義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旣不失 聖廷之舊法而之益又足以散土夷之黨

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
均乞 聖明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一名初岑猛之將變
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一岸側其時民間有
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之謠猛甚惡之禁
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傾如是者
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來投順
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
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
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 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

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
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
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畧
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
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
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 聖旨陞
廣西布政司右叅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勅旨
以重其權吏部奏有 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
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
即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

今亦不復來參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 勅旨蔑廢部移固已深為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委 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為人臣者而若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 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林知剽舊任南康通判翦緝義安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特巡撫江西深知

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即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為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為不倦為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遠力強取而得者故不過為振厲駕抑急其機防之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略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 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鏊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 勅吏部

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上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爲九上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元冠岩陶甲腮水源坤官位
朔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爲凌時

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綠龍寄先來投順改分
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略羅博温甲共三甲擬立爲砦馬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爲
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萬洞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槐並畔甲共二甲
擬立爲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爲思郎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忻下甲共二甲擬立
爲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爲怕何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爲武龍巡檢
司擬以土目黃筭管之

一田州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爲拱甲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爲床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夔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爲夔鳳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下隆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爲縣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爲篆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爲侯周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地比衆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爲白山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爲定羅土巡檢司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爲安定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爲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爲那馬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爲下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爲都陽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官府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官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而

接順在二年之前二人者宜次章貴不待三年而
即與之以冠帶三年而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
此則功罪之大小接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
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三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
者臣等又以爲不然方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固
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
功之首也况二府日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
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
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
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

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日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
京今各日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
還領養均乞 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蠻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
餘尚無受廛之民焉有入學之士况齋膳廩餼俱
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
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
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
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

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
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
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
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旣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
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
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
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來填實之道鼓舞作
新之機也均乞 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
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
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
臣等已經具 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
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
綏緝經理仍乞 賜以便宜 勅書將南寧賓州
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
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
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
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墮墮而功可責成矣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六



